

比传记真实 比年谱生动
看萧红如何追忆自己的一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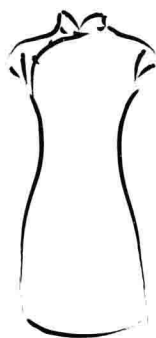


萧红自述 永久的憧憬和追求

萧红◎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
 万卷出版公司



萧红自述
永恒的憧憬和追求

萧红◎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
© 萧红 2014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永恒的憧憬和追求 / 萧红著. —沈阳: 万卷出版公司, 2014. 10

(黄金时代的他们 / 王禹翰主编)

ISBN 978-7-5470-3157-5

I. ①永… II. ①萧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现代
IV. ①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163320号

出版发行: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
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: 110003)

印刷者: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35mm × 190mm

字数: 230千字

印张: 9.5

出版时间: 2014年10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

策划: 书灯文化

责任编辑: 杨春光

装帧设计: 张莹

责任校对: 张希茹

ISBN 978-7-5470-3157-5

定价: 24.80元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090

邮购热线: 024-23284050

传真: 024-23244448

腾讯微博: <http://t.qq.com/wjcbgs>

E-mail: vpc_tougao@163.com

网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常年法律顾问: 李福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24-23284090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速与印务部联系。联系电话: 024-23284452

1911—1929

从呼兰到哈尔滨

永久的憧憬和追求 / 003

蹲在洋车上 / 007

感情的碎片 / 015

镀金的学说 / 019

一条铁路底完成 / 027

一九二九底愚昧 / 035

祖父死了的时候 / 043

1930—1934

从哈尔滨到上海

中秋节 / 051

过 夜 / 055

初 冬 / 061

弃 儿 / 071

欧罗巴旅馆 / 091

雪 天 / 095

饿 /	099
他去追求职业 /	105
家庭教师 /	109
搬家 /	115
度日 /	119
飞雪 /	121
他的上唇挂霜了 /	125
广告员的梦想 /	129
新识 /	135
几个欢快的日子 /	139
十元钞票 /	143
夏夜 /	147
册子 /	153
剧团 /	159
白面孔 /	163
“牵牛房” /	165
门前的黑影 /	167
决意 /	171

- 又是冬天 / 173
一个南方的姑娘 / 177
十三天 / 181
拍卖家具 / 185
最后一个星期 / 189

1935—1942

从上海到香港

- 回忆鲁迅先生（节选） / 197
孤独的生活 / 215
在东京 / 221
天空的点缀 / 229
记鹿地夫妇 / 233
窗 边 / 243
失眠之夜 / 247
小生命和战士 / 253
无 题 / 259
滑 竿 / 265

放火者 / 273

茶食店 / 281

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 / 287

九一八致弟弟 / 291

栽花 / 297

1911—1929
从呼兰到哈尔滨

1911

清

宣统三年（1911年）6月2日（农历五月初六）^①，萧红出生在黑龙江省呼兰县城一个姓张的地主家庭里，乳名荣华，学名张秀环，因与二姨姜玉环名相近，由外祖父改名张廼莹^②。

祖父张维祯，生于道光二十九年（1849年），青少年时读过些书，性情温和善良，对萧红特别宠爱，在萧红思想性格和成长中有重要的影响。

父亲张廷举，字选三，生于清光绪十四年（1888年）是张维祯的过继子，毕业于齐齐哈尔黑龙江省立优级师范学堂，曾任呼兰县教育局长、巴彦县教育局督学、黑龙江省教育厅秘书等职，封建家长作风严重。

母亲姜玉兰，生于清光绪十一年（1885年），幼从父学，粗通文字，萧红是她生的第一个孩子。

①关于萧红的生日有多种说法，最多的是两种。一种说是1911年6月1日（旧历五月初五）；一种说是1911年6月2日（旧历五月初六）。另有其父张廷举“养女”之说，不足为据。

②另有一说其名为张乃莹。乃，是秀的下半部；环，为“带孔之玉”之意。

永久的憧憬和追求

一九一一年，在一个小县城里边，我生在一个小地主的家里。那县城差不多就是中国的最东最北部——黑龙江省——所以一年之中，倒有四个月飘着白雪。

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。他对待仆人，对待自己的儿女，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，甚至于无情。

有一次，为着房屋租金的事情，父亲把房客的全套的马车赶了过来。房客的家属们哭着诉说着，向我的祖父跪了下来，于是祖父把两匹棕色的马从车上解下来还了回去。

为着这匹马，父亲向祖父起着终夜的争吵。“两匹马，咱们是算不了什么的，穷人，这匹马就是命根。”祖父这样说着，而父亲还是争吵。九岁时，母亲死去。父亲也就更变了样，偶然打碎了一只杯子，他就要骂到使人发抖的程度。后来就连父亲的眼睛也转了弯，每从他的身边经过，我就象自己的身上生了针刺一样；他斜视着你，他那高傲的眼光从鼻梁经过嘴角而后往下流着。

所以每每在大雪中的黄昏里，围着暖炉，围着祖父，听着祖父读着诗篇，看着祖父读着诗篇时微红的嘴唇。

父亲打了我的时候，我就在祖父的房里，一直面向着窗子，从黄昏到深夜——窗外的白雪，好象白棉花一样飘着；而暖炉上水壶的盖子，则象伴奏的乐器似的振动着。

祖父时时把多纹的两手放在我的肩上，而后又放在我的头上，

我的耳边便响着这样的声音：

“快快长吧！长大就好了。”

二十岁那年，我就逃出了父亲的家庭。直到现在还是过着流浪的生活。

“长大”是“长大”了，而没有“好”。

可是从祖父那里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，还有温暖和爱。

所以我就向这“温暖”和“爱”的方面，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。

——1936.12.12

（原载于1937年1月10日上海《报告》第1卷第1期）



萧红父亲张廷举



萧红母亲姜玉兰



萧红继母梁亚兰

1916

对于萧红，这是一段无忧无虑的时光，整日与祖父形影不离，在自家后院中玩耍，正如妹妹张秀琢在《重读“呼兰河传”——回忆姐姐萧红》里所说“我家生活状况是比较优越的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对姐姐也算得娇惯了。但她不喜欢这种生活，不喜欢这个家。她在《呼兰河传》里写，和家人的关系。除祖父外，和别人似乎都没有什么感情。她和祖父的感情深。”

但六岁时发生的这件事开始让萧红产生了自己的思考，这次意外的走失，这也让萧红意识到人与人是不平等的。

蹲在洋车上

看到了乡巴佬坐洋车，忽然想起一个童年的故事。

当我还是小孩的时候，祖母常常进街。我们并不住在城外，只是离市镇较偏的地方罢了！有一天，祖母又要进街，她命令我：

“叫你妈妈把斗风给我拿来！”

那时因为我过于娇惯，把舌头故意缩短一些，叫斗篷作斗风，所以祖母学着我，把风字拖得很长。

她知道我最爱惜皮球，每次进街的时候，她问我：

“你要些什么呢？”

“我要皮球。”

“你要多大的呢？”

“我要这样大的。”

我赶快把手臂拱向两面，好象张着的鹰的翅膀。大家都笑了！祖父轻动着嘴唇，好象要骂我一些什么话，因我的小小的姿式感动了他。

祖母的斗篷消失在高烟囱的背后。

等她回来的时候，什么皮球也没带给我，可是我也不追问一声。

“我的皮球呢？”

因为每次她也不带给我；下次祖母再上街的时候。我仍说是要皮球，我是说惯了！我是熟练而惯于作那种姿式。

祖母上街尽是坐马车回来。今天却不是，她睡在仿佛是小槽子里，大概是槽子装置了两个大车轮。非常轻快，雁似的从大门口飞来，一直到房门。在前面挽着的那个人，把祖母停下，我站在玻璃窗里，小小的心灵上，有无限的奇秘冲击着。我以为祖母不会从那里头走出来，我想祖母为什么要被装进槽子里呢？我渐渐惊怕起来，我完全成个呆气的孩子，把头盖顶住玻璃，想尽方法理解我不能理解的那个从来没有见过的槽子。

很快我领会了！看见祖母从口袋里拿钱给那个人，并且祖母非常兴奋，她说叫着，斗篷几乎从她的肩上脱溜下去！

“呵！今天我坐的东洋驴子回来的，那是过于安稳呀！还是头一次呢，我坐过安稳的车子！”

祖父在街上也看见过人们所呼叫的东洋驴子，妈妈也没有奇怪。只是我，仍旧头皮顶撞在玻璃那儿，我眼看那个驴子从门口飘飘地不见了！我的心魂被引了去。

等我离开窗子，祖母的斗篷已是脱在炕的中央，她嘴里叨叨地讲着她街上所见的新闻。可是我没有留心听，就是给我吃什么糖果之类，我也不会留心吃，只是那样的车子太吸引我了！太捉住我小小的心灵了！

夜晚在灯光里，我们的邻居，刘三奶奶摇闪着走来，我知道又是找祖母来谈天的。所以我稳当地占了一个位置在桌边。于是我咬起嘴唇来，仿佛大人样能了解一切话语。祖母又讲关于街上所见的新闻，我用心听，我十分费力！

“……那是可笑，真好笑呢！一切人站下瞧，可是那个乡下佬还是不知道笑自己。拉车的回头才知道乡巴佬是蹲在车子前放脚的地方，拉车的问：‘你为什么蹲在这地方？’

“他说怕拉车的过于吃力，蹲着不是比坐着强吗？比坐在那里不是轻吗？所以没敢坐下……”

邻居的三奶奶，笑得几个残齿完全摆在外面，我也笑了！祖母还说，她感到这个乡巴佬难以形容，她的态度，她用所有的一切字眼，都是引人发笑。

“后来那个乡巴佬，你说怎么样！他从车上跳下来，拉车的问他为什么跳？他说：‘若是蹲着吗！那还行。坐着！我实在没有那样的钱。’拉车的说：‘坐着，我不多要钱。’那个乡巴佬到底不信这话，从车上搬下他的零碎东西，走了。他走了！”

我听得懂，我觉得费力，我问祖母：

“你说的，那是什么驴子？”

她不懂我的半句话，拍了我的头一下，当时我真是不能记住那样繁复的名词。过了几天祖母又上街，又是坐驴子回来的，我的心里渐渐羡慕那驴子，也想要坐驴子。

过了两年，六岁了！我的聪明，也许是我的年岁吧！支持着我使我愈见讨厌我那个皮球，那真是太小，而又太旧了，我不能喜欢黑脸皮球，我爱上邻家孩子手里那个大的；买皮球，好象我的志愿，一天比一天坚决起来。

向祖母说，她答：“过几天买吧，你先玩这个吧！”

又向祖父请求，他答：“这个还不是很好吗？不是没有出气吗？”

我得知他们的意思是说旧皮球还没有破，不能买新的。于是把皮球在脚下用力捣毁它，任是怎样捣毁，皮球仍是很圆，很鼓，后来到了祖父面前让他替我踏破！祖父变了脸色，像是要打我，我跑开了！

从此，我每天表示不满意的样子。

终于一天晴朗的夏日，戴起小草帽来，自己出街去买皮球了！朝向母亲曾领我到过的那家铺子走去。离家不远的时候，我的心志非常光明，能够分辨方向，我知道自己是向北走。过了一会，不然了！太阳我也找不着了！一些些的招牌，依我看来都是一个样，街上的行人好象每个要撞倒我似的，就连马车也好像是旋转着。我不晓得自己走了多远，但我实在疲劳。不能再寻找那家商店；我急切地想回家，可是家也被寻觅不到。我是从哪一条路来的？究竟家是在什么方向？

我忘记一切危险，在街心停住，我没有哭，把头向天，愿看见太阳。因为平常爸爸不是拿着指南针看看太阳就知道或南或北吗？我既然看了，只见太阳在街路中央，别的什么都不能知道，我无心留意街道，跌倒了在阴沟板上面。

“小孩！小心点！”

身边的马车夫驱着车子过去，我想问他我的家在什么地方，他走过了！我昏沉极了！忙问一个路旁的人：

“你知道我的家吗？”

他好象知道我是被丢的孩子，或许那时候我的脸上有什么惊慌的神色，那人跑向路那边去。把车子拉过来，我知道他是洋车夫，他和我开玩笑一般：

“走吧！坐车回家吧！”

我坐上了车，他问我，总是玩笑一般地：“小姑娘！家在哪里呀？”

我说：“我们离南河沿不远，我也不知道哪面是南，反正我们南边有河。”